

【纽约时报畅销书】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艾伦·古德曼

普利策专题类新闻奖获得者，专栏文章在四百多家报纸上出现。她住在波士顿，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转向》和《渐近家门》。

帕特莉奇·奥布里恩

小说家兼记者，住在华盛顿，出版的著作包括《良好的意图》和《候选人的妻子》，以及纪实文学《在一起》和《孤独的女人》。

我知 你心

两个女人友谊的奇迹

每个女人都会在书页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它使你产生冲动，买下来，送给你的朋友，并且告诉她们说：“这里写的就是我们的故事。”

【美】艾伦·古德曼 帕特里奇·奥布里恩/著 张鹤 宋迎秋/译 杜佳/译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 知 你 心

两个女人友谊的奇迹



I KNOW JUST

YOU MEAN

[美] 艾伦·古德曼 帕特里克·奥布里斯 / 著

张鹤 宋迎秋 / 译 程佳 / 译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知你心：两个女人友谊的奇迹 / (美)
古德曼著；张鹤 宋迎秋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ISBN 7-80145-695-5
I、我… II、①古…②张… III、女性-情感-通俗读物
IV、B84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896 号

图字：01-2002-5514

我知你心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两个女人友谊的奇迹

-----[美]艾伦·古德曼 帕特里奇·奥布里恩 / 著-----

责任编辑：徐 晓 高 迟

装帧设计：李炼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电话：010-63082437

邮编：10005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版次：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185 × 205 毫米 1/24 11 印张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15,000 册

书号：ISBN 7-80145-695-5

定价：23.00 元

两个女人友谊的奇迹



帕特和艾伦外出工作——

7/2041/01

我对帕特的了解



- ▲ 她的食谱主要由四种食物组成：橙汁、油炸薯片、葡萄酒和西兰花菜。
- ▲ 在教会学校，修女们教她改制某些服装，以免暴露太多的肌肤招人想入非非。
- ▲ 她头发的真正颜色。
- ▲ 她喜欢焰火。曾经在仅受训 30 分钟之后便戴着氧气瓶去潜泳。她还想乘热气球飞跃色林格特大平原。
- ▲ 她有 4 个孩子，每个人分做不同的职业：律师、医生、纪录片制片人、银行家——但每个孩子的名字都以 M 开头。
- ▲ 她曾经是位女童子军。我的意思是一位女“侦察员”。
- ▲ 她的体重，包括临界值；她喜欢送人和接受的手表与耳环的样式。
- ▲ 有一次，她奉命在麦克·杜卡斯参加总统竞选时采访他的秘书，在竞选捐助会上，她遇到了特德·丹森，却不知道他是谁。
- ▲ 她讨厌橄榄和泡菜。
- ▲ 她是有史以来，惟一个在罗宾·里奇的烹调表演中端出一盘用克来福特通心粉和奶酪做成的“名菜”的人。
- ▲ 当她从新闻报道转向小说写作时，她最大的障碍就是，不得不去编故事。
- ▲ 她喜欢在衣服里加上垫肩，甚至在 T 恤衫里都加垫肩，即使不化装的时候也这样。
- ▲ 通通算进来，她共有 6 个外孙。她与丈夫、她的前夫、前夫的妻子以及她自己的 4 个女儿、4 位女婿、她们的子女一起过圣诞。
- ▲ 她对报纸上的恐怖新闻总是耿耿于怀，无法忘却，尤其在她有了 6 个外孙之后。
- ▲ 她穿 10 码加肥的鞋子，那些鞋看起来非常笨拙。
- ▲ 她的通讯录之长超乎我认识的所有人。
- ▲ 自我认识她以来，她的电话号码更换了 11 次。

我 知 你 心



我对艾伦的了解



- ▲ 她在早晨醒得非常非常早。
- ▲ 她吃起胡萝卜来就像普通人吃巧克力那样，她喜欢把水果和蔬菜切成细丁。
- ▲ 在美国，她是惟一个弄丢了普利策奖奖状而没有把它郑重其事地用框子镶挂起来的人。
- ▲ 她一边指责我吃油炸薯片，一边把薯片吃下去大半碗。
- ▲ 她不喜欢电视里播放的曲棍球、篮球、足球比赛。相当不喜欢。但她不讨厌女子足球比赛。
- ▲ 她过马路总是心不在焉，经常看不到红灯。
- ▲ 她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毕业典礼讲话，竟然搭上了去阿尔巴尼亚的飞机——在极度惊慌之中，她拒绝坐下来，飞行员只好大发慈悲，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大门口。
- ▲ 上面这件事她让我发誓为她保密3年。
- ▲ 她想要一只小狗。我指的是，在散步的时候，她时不时地停下来和遇到的每一只小狗说话。
- ▲ 她精力旺盛的时刻是夜里10点钟，过了那个时刻，在谈话时她就会打盹。
- ▲ 她气急败坏地想找一件袖子足够长、适合她的外套。
- ▲ 她喜欢在缅因州的小岛上采集各种浆果，那种情绪简直难以控制。
- ▲ 她惟一常做的美容就是修指甲。
- ▲ 她的衣柜里挂满了绿色和芥茉色的衣服。
- ▲ 她会中止手边的任何事务去分辨一只蓝色苍鹭和一只秃鹭。
- ▲ 她只买丛林中生长的、飞鸟可以休憩的树上长的咖啡。
- ▲ 她深藏着一个愿望，想把女儿凯蒂作的一部曲子用合唱的形式唱出来。
- ▲ 她想在制陶班上制做一只精美的陶碗，为此，她正在努力进行积累。
- ▲ 她头发的真正颜色和她的体重。
- ▲ 26年来，她一直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





是的，我明白你的心思

(译者前言)

很偶然地，在落霜的秋天接了这本书。

一开始译得很快，希望别误了交稿日期，可是译着译着，反而愈慢了，倒不完全因为近期的功课太紧和徐晓老师的宽容，好像有点儿舍不得和这本书分手，舍不得那些生动、真实的人和她们那些好的故事。

有多少次，一边读着原文，一边向电脑里输着汉字，泪水就模糊了眼睛。有时，是因为书中的某些片断，因为那些身处逆境却倾力相助、患难与共的女人和女人间的情谊；有时，是因为书中的某个情节令我想起了曾经的经历，想起自己拥有和失去的许多与友谊有关的记忆。

有人说读这本书时常会让人想立刻把它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告诉对方说：“这里面写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是的，那并不是用来促销的广告词，那是真心话。有多少次，坐在尘沙四起的京城，坐在寒气逼人没有暖气的矮屋里，我译着书里那些温暖的故事，依然会满心欢喜，会在某个时候忍不住跳将起来，用冷得发直的手指拨个电话，兴高采烈地告诉远在故乡的友人说：“我在译一本书，出来了一定送给你，那里有我们的故事。”

又有多少次，做着“经典模式”里的主人公，握一杯茶，坐在暮色渐沉的窗边，与对面的友人互诉心声，说着同样经典的对白——“是的，我明白你的心思”。这是一句承诺，一声理解，是心灵深处的回响与共鸣。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希望和温暖之中，所有的艰难——无论来于何处——都得到了回应与报偿，因为对面的那个人知道你为生活付出的代价，你的选择和意义，她明白，她尊重，她珍惜。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男性的交往反而变得愈发小心，惟恐一言一行不慎便伤了对方的妻子、女伴，或者伤了对方和自己。许多心声，许多欢笑与泪水，惟有与女友交谈时才能畅快淋漓、毫无忌讳地一泻而出；也只有和女友在一起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心里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的感觉才会是永远的单纯、轻松和从容。也正是这时，才愈发知道女性朋友在自己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没有了年少时孩子气的嫉妒，非得让对方说出自己在其心目中的排名地位，也渐渐消泯了当年因距离、时间、工作环境、家庭生活等外在因素造成的隔阂，所剩的只是最简单也最诚挚的关切与牵挂，是夜半的长途电话，说“梦见了你说冷，想知道你是不是生病了”；是结冰的天里，穿过半个城市送来的一台取暖器。

曾经读过一个聪明女人写的散文，她伤感地诉说自己在长夜难眠之时，翻遍电话簿却找不到可以接听的人。那时，很心疼这个女人，猜想她可能是因为太过聪明无法找到在智力和情感上与之相配的朋友；现在想起，仍然心疼这个女人，但是明白事实上是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她把自己排除在无数温暖的屋宇之外。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朋友的，正像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一样。

在成长之中，我们生命中的欢喜与悲伤多多少少都与某个友人有关，最深切的安慰和最沉痛的伤害往往都来自于她们。许多年之后，无论她们在哪儿，无论如今相互间的关系如何，我们都会忍不住要在记忆之光闪动的某个时刻拨开岁月的迷雾，渴望再真切地看她们一眼。因为她们与我们生命的某个环节连在一起，没有她们，那一处的书写将会是惨淡的空白；而有了她们，我们单调的生命才有了多样的色彩，才因其给予我们的快乐与伤害而更为丰盈和饱满。

感谢友谊，感谢生命中的每一位女性朋友，感谢她们陪伴我们走过生活的每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美好又不美好的世界上，友谊像一条温暖的河，漫过岁月的风尘，滋养着每一颗对友谊充满渴望和热爱的女人的心灵。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三个女人，她们在我翻译该书的过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感谢无语斜阳，是她在我最无措的时候给了我最为实际的援助；

感谢秋子，慷慨应允在工作之余帮我翻译四分之一的书稿；

感谢徐晓老师，不仅因为她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更主要的是她对待友谊的态度，她的睿智、宽厚与善良。

张 鹤

2002年5月





前言

写作此书，本身就是一次洋溢着友爱的行动。

我们两个人相识很久了，陆续都有了几孙，各自又都在第二次婚姻中找到了新的停泊地，在自己的新闻事业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时候，我们坐下来，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来一起写点什么好吗？”

从前，我们一同做过许多事。我们一起度过30岁、40岁、50岁；我们一同挣扎着走过单身母亲时期，当女儿们开始进入青春期和恋爱阶段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流，给对方出主想办法。我们一同旅行，一起喝葡萄酒，各编各的报纸。我们一起去商店买再婚时的新娘礼服，讨论荷尔蒙和衣服下摆的折边尺寸，还曾因为某些政治观点、性问题和诸如此类的事争吵。

我们记不得究竟是谁第一个想出一同写书这个主意的。总之，这个念头一下子跳了出来。在一次远足，或者一个拖了许久的晚宴后，似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对方那里了解到许多事——比如鞋子的号码、各自心理上最坚强和最脆弱的地方等。当我们在轻松的闲谈中，第一次聊起“写点什么”的时候，写一部我们自己的故事的想法就已经出现了。也许，对于两个都从事写作的朋友来说，这种结果是自然而然的。毕竟，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中年是一个需要对许多事情进行重新估价的阶段。我们一直被家庭和工作所包围，很少关注友谊——并非不在乎朋友，但确实并未在意过友谊本身。

如今，回头看看，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已经进行过建设，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我们友谊的故事就是由我们的离婚、孩子、事业、恋爱、失恋、再婚、膝盖受伤等等故事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对于像腌菜和橄榄等“重大”琐事的不同意见。有许多次，因为没有采纳对方的意见，我们做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导致恋爱失败、找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或者帮孩子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连续性的谈话、评论对我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从青年走向中年，友情让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我们不断地谈呀说呀，说了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





I N T E R O D U C T I O N

些日子里，我们流利地使用着女性特有的爱的语言。

这是我们共享的语言。我们的友谊是开放式的，好多年来，我们和别的朋友一起使用这种语言。写作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女性谈到自己的友谊时热情非凡，她们为友情的可靠与牢固而兴奋，她们想要把它说出来的愿望是那样强烈，远比那些多愁善感或者冷嘲热讽的情绪更加深切。

对于女性来说，友情是非常重要的，比许多东西都重要；现代女性的生活经常处在动荡变幻之中，她们比上一代人更需要依靠朋友。许多人都曾经认为家庭才是生活的中心，无论神话、电影、小说，每个故事都有相同的结尾——女人和男人结了婚，从此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现在，他们开始知道，有了朋友，孤单的日子可能会变成快乐的时光。在为重大的生日晚会做准备的时候，女人会全神贯注，四处观望，看看那些曾经与她同行的女性伙伴，她会说——有时是第一次这么说——在我的生命中，这个人很重要；事实上，在我所有的友谊中，这可能是与我的关系保持得最持久的人。

不过，这并不是说友情之中就没有矛盾冲突；在友谊中，这些矛盾也像在别的关系中一样复杂难解、纠葛不清。在女性的生活中，友情并非总是持续不断地得到加强。很多时候，女人找不到太多的时间交朋友，也就无法精心培育友情。许多人都尝过这种沮丧的滋味——无法及时地在日历簿上给那些需要她们关心的人留出一块儿空地。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女人们能在这些书页里看到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朋友，可能的话，最好能告诉对方友谊对她们是何等重要。

最初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对人们可能的反应感觉不安了。有些读者可能会说，“噢，这真是个精彩的主题。”然后他们立刻把它轻易地划进与他们自己的友谊相关的一篇故事、一个名字、一场记忆中去。还有些读者的反应则是带着戒心，他们会马上哈哈大笑，说，“哇，我但愿你们到最后还是朋友。”或者说，“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们告诉过我们，说没有任何责任义务的索求，友情才会以温暖、奇妙、长久的方式存在，难道你能从一位朋友那里索求那么多东西吗？

他们说对吗？如果我们在友情之中加入合作伙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事呢？也许，这种关系会让我们的友爱之路变得崎岖不平吧。那么跨入新的领地算是一种冒险吗？我们过去几乎很少在同一座城市居住，如今我们却要一起面对我们感兴趣的東西。

如果在写书和友谊之间发生冲突，我们自己决定——尽管从未和编辑协商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把书抛开，让友谊长存。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说明，在生活之路上，是朋友在与我们一同前行——无论是全程还是某些阶段——这不仅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也出现在其他女性的故事中：从一位美国参议员和她最亲密的朋友，到两位领救济金的母亲——两人一同度过许多清贫的岁月——她们一同构成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群体。我们想要证明友谊的脆弱或牢固并非与生俱来，它不是在庆祝典礼上由官方钦定的，也不是由身份地位决定的，更不是被社会出于稳定的需要而赐予的，它是生活本身带给我们的。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句话不断地得到回应：“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们这么说，她们这么说，我们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这么说。它是一条影响了所有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我们最后意识到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标题。它一直就在那儿。

有两位艺术家，她们既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帕特的餐桌边，她们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合作过程，我们一同参与了这场有趣的叙述。每天，她们都以谈话的方式开始工作，大谈特谈自己最近关注的事务、最新的想法、丈夫、母亲以及其他朋友间的事。她们把这些早间情感报道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由那些微小的情感事件组成——这是她们自己的每日新闻报道，她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女人的微妙情感新闻”。

我们发现，在写这本书时，有时支持我们应对创作挑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微妙情感新闻。每一天，我们都要克服共同工作和各自独立生活之间的麻烦，还要保证我们在记述友情快乐的时候，不会把这种快乐从友情中汲干。那些精微的感情新闻细密清晰，在我们的脑海中来回闪动，我们认为它处于女性最亲密的友谊的中心，它对女人的生活、成长、理解和回应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了解对方并了解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慢慢地意识到，我们并不仅仅是在写一本书，我们正生活于其间。因此，写作此书就变成了一次友情之旅：在我们的讲述中没有暗含的危险，沿途反倒充满了震撼与惊喜。

不过，这些只是我们故事中的最新片断。就讲故事而言，从头说起通常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的故事开始于1973年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一个落霜的秋天……



我对帕特的了解

我对艾伦的了解

是的，我明白你的心思(译者前言) 张鹤

前 言

第一章 友谊之始 / 001

在某一天，当两个人相遇时，她们会像做CT那样扫描……你知道，你会很自然地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时刻，她们会说，就是这个人！

第二章 用手指散步 / 015

对于成长中的女性来说，友谊的精髓在于交谈，告诉对方她们的所思所感和每天所发生的一切：某个等在汽车站旁边的人、某个打电话的人、人们说了什么、别人让她们有什么感觉等等。

第三章 男人的经典沉默 / 032

男人们是猎人，明白吗？这要求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一言不发，以免吓跑猎物。从总体上来说，男人从友谊中转了出来，朝其他方面发展，以使自己不会看起来太‘女人气’。

第四章 女人背后的女人 / 048



在我们心中，每个朋友都代表一个世界，一个直到她们到来才可能诞生的世界。只有在相遇的时候，这个新世界才会产生。

第五章 游戏时间 / 066

玩和犯罪一样，需要动机和机会。但是甚至在女人被工作和家庭耗尽一切的年代，她们也抓紧“机会”在一起，在不受责任义务管辖的地带进行某种个人化的娱乐。

第六章 你们谁更出色 / 081

有多少女人在被卷入“竞争”这个词时情绪会不复杂呢？有多少女人会不害怕竞争这个楔子的嵌入呢？竞争，就意味着不平等。它是非对称的，它带来了等级高下之分。

第七章 第三种关系 / 105

我们希望对方谈恋爱。但是我们从未真正思考过，当一个“合适的”的男人介入我们的友谊之中时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两人会因为更重视爱情和婚姻的关系而忽略友谊甚至使其逐渐消失吗？爱情会凌驾于友谊之上吗？二者共同存在还是只能拥有一个？

第八章 对背叛的恐惧 / 131

“真实”涵盖了一切事物：从忘记了对方的生日、直截了当的批评，到轻信谣言、失信于人和小小的不忠。能够让友情劫后重生并不是因为朋友足够忍耐，而是每



个人都要找到处理愤怒和建设性解决矛盾的方法。

第九章 一加一大于二 / 148

我们所说的“我”和“我们”，其实是暗示了掌握“区别”与“共同”之间的技巧。尊重彼此的不同，会使友谊得到生长的空间，而把握两人的相同之处则是能够合作的基点。

第十章 金钱：沉重的话题 / 170

认识多年的朋友，虽然已经告诉了对方很多秘密，比如堕胎的经历之类，可能没有告诉过对方自己有多少薪水或是在股市上赚了多少钱。而我们两人虽然突破了这样的界限，却惊讶地发现又处于新的尴尬境地。

第十一章 家庭的朋友 / 194

什么是开放式的友谊？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过“开放式的婚姻”的幻想，这最终成了离婚的主要前奏曲。但是开放式的友谊是绝对可行的。

第十二章 友情马拉松 / 210

像婚姻一样，友谊也可能在有了多年的许诺与安慰之后解体。许多女人都不乏伤感和愤怒地说起过那些在半路上离自己而去的老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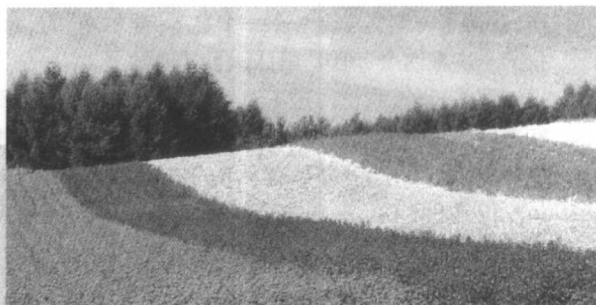
后 记 / 237

鸣 谢 / 244



第一章

友谊之始



在某一天，当两个人相遇时，她们会像做CT那样扫描……你知道，你会很自然地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时刻，她们会说，就是这个人！



· 艾伦 ·

那天早晨，太阳慢慢升起，我将一辆破旧不堪的红色 Chevy Vega 旅行车行驶出私人车道，准备开往坎布里奇去。路边是那座有褐色屋顶的房子——那是我花掉最后一分钱以自己的名字买的。我紧握方向盘，手背上布满了红色的油漆斑点——那天我把起居室刷了一遍，刷房子的钱就是我拍卖上次结婚的婚戒所得。

我当时 32 岁，单身，带着一个 5 岁的女儿，新养了一条小狗，住的地方离我长大的房子不到一英里。我大学毕业 10 年后又重返校园，那时，我正在《波士顿环球报》做记者。我忙忙碌碌地工作，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一个名为“涅尔曼”的、为事业上大有前途的中年记者设立的奖金——我第一次在这个“班级”里认识了其他学员。

那些日子，我忙得透不过气来，在工作、家庭和爱情之间疲于奔命，那简直像一场灾难。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被分割成多少块儿才算合适。在工作上，我已经学会想什么说什么，并用笔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把那些微妙复杂的情绪也一一写出。

但是我明白，在 1973 年的那个 9 月，我正处在某个转折阶段，这是一年的“结束”，可能也是一年的“开始”。

· 帕特 ·

当艾伦开着汽车从布鲁克林出发的时候，我正乘着公共汽车驶出我所寄居的贝尔蒙特城。令我深感惊奇的是，在同一时刻、在同一条路上，我们正走向同一个地方。哈佛在萨默维尔小镇（我后来才知道，当地人把它叫作“破烂维尔”）上班族居住区以南几英里远，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很近，但是在我父母从爱尔兰移民来此居住的时候，哈佛大学对他们来说不啻于像月球一样遥远。

那是过去的事了，还说当时。我那时 37 岁，刚刚离婚，带着四个孩子，在得到涅尔曼奖学金的前一年，我在芝加哥《太阳时报》当记者。对于一个 30 岁才从大学毕业的女人来说，这种冒险的感觉很像一个跳级生做的事。要获得来这儿的机会需要拿出点儿泼辣劲儿，尽管我已经有了一张官方的准入证，但在最后几分钟里，我仍然不敢相信，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夺走。

我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年，她们随自己的父亲回到埃维斯顿·伊利诺斯镇去住。两个女孩总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穿过陌生的房间，对那些将在她们面前发生的事情感觉惊奇和不



安。这种冒险绝对算不上轻松愉快。我走进涅尔曼课程负责人吉姆·汤姆森家旁边那条窄街时，砖石便道把我的高跟鞋刮坏了。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其实只想去这个地方再读读书。我真的开始步入一种变化的生活，我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一切都会从此有所不同，但不清楚这种变化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 艾伦 ←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帕特的情形。当时她穿着宽大的裙子、高跟鞋，涂着色彩鲜亮的口红，褐色的大波浪长发从中间披分开来。70年代早期，黑色高领衫、破牛仔褲、直发披肩是哈佛的主要装束；帕特却把自己打扮得齐齐整整、利利索索。

我一向认为，鞋子和衣着往往会揭示出一个人的个性，女人尤其愿意用这种方法进行判断。通过帕特的衣着，我认定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加利福尼亚啦啦队队长，一位都市母亲，漂亮可人，笑容可掬，开着一辆旅行车，非常非常正统。

能够在芝加哥那种竞争相当激烈的环境中，最终获得进入涅尔曼班级读书的机会，可见她是一位极出色的记者。从个人简历中，我还知道帕特是班级女生里惟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女人。我们俩都离婚了。无论她是不是做过啦啦队队长，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是颇具共同点的。

我那时并未打算交朋友，只把她当作一般的同学来交往，虽然我当时还是非常有好奇心的。我觉得，也许在帕特保守的外表下还潜藏着一点儿别的东西。她有四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她的生活压力远比我的大得多，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我们前面有整整一年的光阴，谁知道我会从她那儿找到什么呢？

→ 帕特 ←

那天，我站在教学楼前厅，和几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名字的人说着客套话。这时，我第一次见到艾伦。她身材高挑，长发修直，戴了一副蓝色飞行镜，穿了一条宽松的短裙，从外面能明显地看出她没穿紧身衣（我也是几周以前才不穿它的）。我知道班里还有三位女生，但她可不像我那么紧张不安。她戴着一副精巧的桔色耳环，没化妆，完全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我把手插进衣袋，捏着一份班级人名录，四面看看，想找一处洗手间躲开众人钻进去。正在这时，站在人群外面的艾伦说话了。

“嗨，”她用轻松愉快的声音说道，“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怎样自我吹嘘才挤进这个班的。”